



人間織女配牛郎

快書
楊大發編

長安書店出版

快 板

人間織女配牛郎

楊天發 編

長安書店出版

人間織女配牛郎

翠華山下滙河長，
彎彎的河水向北淌，
楊樹成林一片綠，
堆堆砂石閃銀光。
紡織城連綿五里在河東岸，
河西坡是紅光公社的王家庄，
紡織城里紗布好象長流水，
織女們心靈手巧日夜忙，
王家庄蔬菜瓜果種的全，
萬紫千紅吐芬芳。
這兩岸工农心連心，
有道是如魚得水兩相幫。
動人的事兒數不盡，
千件萬件我說一桩，
說今年夏天，日久天長不下雨，
庄稼無雨悶得慌，
炎炎烈日如火烤，

庄稼儿枝叶发了黄。
这天灾难不倒英雄汉，
人民公社力量强，
千军万马齐上阵，
要与旱魔战一场。
水井上电动马达忽忽转，
一头头牲口跑得忙，
打土翻地又上粪，
打井开渠摆战场，
万道银泉潺潺流，
好比是拨动琴弦响叮当。
“支援抗旱齐出动”，
党的号召传四方。
这一天本是星期天，
一队队工人出了厂房。
一队爬上了白鹿原，
一队奔向王家庄。
这一队姑娘齐整整，
为头的是组长李爱芳。
她头戴一顶大草帽，

臉蛋儿圆圆閃紅光，
眼睛好象是黑葡萄，
櫻桃小口高鼻梁。
織布車間把車看，
心灵手巧武艺强；
思想进步生产好，
光荣榜上美名揚。
她听說支援农村去抗旱，
帶領着十八姐妹上前方。
心急步大走得快，
轉眼来到了王家庄。
常来的熟人不用問，
一下就找到了生产队长。

（白）“队长，”

“哦，是工人同志，
欢迎来了生力軍，
又給我們来帮忙啦！”

“队长，說什么帮忙不帮忙，
互相支援理应当，
瓜菜的收成要不好，

我們食堂里就要鬧飢荒嘛。”

大伙儿哈哈一陣笑，
隊長的活儿派停當。

（白）“愛芳同志，”

“嗯！”

“井上缺人吆牲口，
這活儿你可敢承當？”

愛芳說：“服從分配沒二話，
吆牲口我也半內行。”

几步邁到井台上，
套上牲口挺在行，
心急老嫌牲口慢，
皮鞭打得“啪啪”响。

一輪紅日当头照，
天地間好象个大烘箱，

李愛芳汗流夾背衣衫濕，
大青驢“總嗤，總嗤”喘得慌。

愛芳想：抗旱好比是救火，
受点儿累有何妨。

“得！得！”她連声吆喝催牲口，

井口上，清清流水翻銀浪。
这时节、来了一个楞小伙，
他的名儿叫王志强。
身穿一件红背心，
浑身肌肉闪红光，
几步来到井台边，
气咻咻的开了腔：

“同志，难道这牲口不知道累，
你为啥这样狠心肠？
它渴了也要喝喝水，
它累了也该换换防，
大青骡子要是会说话，
不骂你我才不姓王。
卸下牲口就牵着走，
大青骡象是孩子看见了娘。
李爱芳面红耳赤答不上话，
志强又扭回头来开了腔：

“同志，你呆呆的站着算干啥？
要牲口就快到饲养房。”
爱芳闻言迈开了步，

不覺來到飼養房，
未進門先打量，
門楣之上有詩章，
上写着：我是公社的飼養員，
我的任務真榮光，
牲口本是農業寶，
定要喂得肥又壯。
邊看邊想進了門，
疑心走錯到客堂，
這四面牆壁白華華，
東西牆上开着窗，
彩色的挂圖牆上挂，
滴滴涕的藥水扑鼻香，
看頂上，難找半根蜘蛛網，
地面上，掃得溜溜光。
几匹驢子几匹馬，
慢慢几嚼料真安詳，
王志强手里拿着濕毛巾，
把大青驢子牽身旁，
渾身上下都擦了個遍，

加料倒水兩頭忙。

愛芳說：“同志，要犧牲口快給頭，

抗旱不能誤時光。”

志強說：“牲口千萬要愛惜，
累坏了牲口不应当啊！”

說着牽出一匹枣紅馬，

繩子交給李愛芳，

來到井邊上了套。

一道清水遍地淌。

忽然間“嚶嚶”連聲哨子响，
隊長大聲開了腔：

“同志們，休息一会吧，
樹蔭底下歇歇涼”。

大伙儿來到樹蔭下，

姑娘們有說有笑帶歌唱。

這個說：這才是工农合力齊上陣。

那個說：活活氣死老龍王。

說說唱唱好熱鬧，

來了小伙王志強，

他挑着担子忽忽閃，
斗大的西瓜兩頭裝。

“同志們，招待你們無酒席，
社里的西瓜嘗一嘗。”

歇下担子拿起刀，
哈！黑亮的子兒鮮紅的瓢，

“同志們，甯客氣啦！”
他拿起一塊遞給李愛芳，

“嘿！剛才的事兒別見怪，
我就是這樣的直肚腸。”

愛芳抿住咀脣輕輕笑，
心里象吃了蜂蜜糖。

隊長說：“這是有名的火箭炮，
啥事兒肚里也不能裝。”

吃罷西瓜又動手干，
抗旱的歌聲處處揚。

太陽滾下了西山坡，
姑娘們才握手告別回工廠。

俗話說：人逢喜事精神爽，
人有心事現臉上。

这几天，爱芳自己也摸不透，
啥东西，挂肚又牵肠。

虽然生产竞赛仍抓得紧，
文化学习也无影响，
但睡梦之中不安宁，
梦里到了王家庄。

只見那，股股清泉遍地流，
紅花綠叶滿园香，
大青驢子枣紅馬，
靜靜地躺在飼養房。

霎時間，一切幻影全消失，
独独剩下王志強。

这一天，爱芳下班出車間，
只見得三套大車进了厂，
轅驢正是枣紅馬，
吆車的正是王志強。

瓜菜滿滿裝一車，
原来是送到职工食堂。

(白) “哦，是你呀？”

“是你。”

兩人見面忙招呼，

三言兩語拉家常。

愛芳說：“怎么，你不干飼養員啦？”

志強說：“干哪，如今隊里勞力緊，
這送菜的活兒我包上。”

“兩人的活兒一人干，
值得學習應表揚。”

“如今人人都大躍進，
多干點活兒理應當。”

說罷瓜菜已卸完。

（白）“愛芳同志，
你有空常到俺村來玩嘛，
剛熟的蘋果請你嘗。”

“好啊！
你給我代問王隊長。”

從此後，志強天天送菜到工廠，
愛芳常去王家庄，

知心話兒說不盡，
有時候，還并肩漫步灤河旁。

俗話說：一人傳十十傳百，

水上有風必有浪，
姑娘們私下常談論，
這事儿傳給了愛芳的母親李大娘。
閨女找了個庄稼漢，
李大娘心中費思量：
虽然是，任何勞動都光榮，
可生活條件不一樣。
想到這里有汽棒，
等愛芳回來問端詳。
愛芳下班回家轉，
親親熱熱地叫聲娘！

“愛芳，”

“娘，”

“男大當婚女大嫁，
你已是二十三歲的大姑娘，
新社會，父母不包辦，
說什麼也要與我作商量。
聽說你找下個庄稼漢，
這事儿你可細思量？”

“媽！他是公社的飼養員，

就在对河王家庄。”

李大娘一听动了气：

“这是你自己的好主張？

常言道：水向东流人向上，

这事儿你办的太荒唐，

青年小伙无其数，

干部、学生、工人，难道你一个也看不上？

放牛放馬有啥出息，

你为啥这样无主張？

可怜你爹死得早，

养你成人苦了娘，

实指望，你找个好女婿，

我老来有靠把福享。”

李大娘越說越伤心，

不由得悲悲切切泪汪汪，

这一来不打紧，

爱芳在一旁着了慌。

（白）“娘：娘，你听我說呀！”

解放已經十年整，

党的話儿你記心上，
論平常，家屬工作很积极，
为啥还有旧思想。
工农本是姐妹亲，
什么劳动都荣光，
沒有农民种庄稼，
哪来的蔬菜和棉粮，
沒有飼养員喂牲口，
哪来馬牛生猪和綿羊。
找对象不是为了找靠山，
人品、劳动是第一桩。
好爱芳，能說会道懂道理，
反反复复打比方，
只說得，李大娘愁眉变笑脸，
紧紧摟住亲姑娘。

“爱芳，”

“娘，”

“你替为娘捎个信，
叫志强来家看看娘，
婚礼訂在哪一天，

我与你来办嫁妆。”
爱芳一听心中喜，
脸蛋儿红得象关云长。
不久后，澧河兩岸傳佳話，
人間織女配牛郎。

(选自群众艺术)